

# 文化记忆视角下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与策略

赵晓霞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思路,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文化自信的新途径。内容上,包括经典文本教育、文化仪式教育和博物馆教育。机制上,依据学习心理学负反馈理论,其有效课程转化机制为:知识刺激、激发兴趣—价值体认、内化记忆—践行体悟、深化记忆。路径上,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是一个立体多元、生动融通的过程,是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融合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多方力量和资源,在“重复”与“创造”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辉煌的时代实践。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青少年;文化记忆;路径与策略

[中图分类号] G 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9)02-0112-07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9.02.015

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思路,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文化自信的新途径。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是从文化时空范畴重新打造指涉过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教育语境,丰富了当下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为青少年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机制。这也是学校、社会、家庭教育所面临的共同历史任务和使命。

## 一、文化记忆建构旨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注意到,从概念内涵来讲,“文化自信”总是与“文化创新”息息相关。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并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谓“文化自信”,当是民族或个人,能够不跟风,不为利,为理想而不拘一格追求的品性和胸襟;“文化创新”,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是不但熟知前辈文化路径,而且能够因势利导,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开辟出符合现实发展的

新路。

从时空维度看,文化记忆建构本质上是在“当下”时空中,通过对“过去”的指涉,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更好地面向“未来”的实践过程。这种勾连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概念,最终指向国家或民族的凝聚性结构,就我国现实来讲,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国人类学家杨·阿斯曼提出,每一种文化都会形成“凝聚性结构”,表现在社会和时间层面上,是连接和联系群体成员使其构建一个“象征意义体系”,是国家 and 民族成员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创造了人与人的相互信任并为人们指明方向。人们通过对“凝聚性结构”的体认,形成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sup>[1]</sup>(P5)因此,“文化记忆”的建构探索,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淬炼的“核心价值”为背景,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打下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sup>[2]</sup>那么,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该如何界定?若从国家凝聚性结构视角观之,这种“独特精神标识”必须能够为

[收稿日期] 2018-11-26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小学经典阅读评价体系研究”(2016M601623)

[作者简介] 赵晓霞(1979—),女,四川广汉人,教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文化底蕴和精神养料。从源流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等。正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从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精神高格，到孟子“民本意识、至善实践”的理想追求，再到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无我境界，庄子“法天贵真、复归于朴”的人生美学，我们当下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无不可以先贤思想智慧中得到启迪和升华。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中国人民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追求，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sup>[3]</sup>

我们从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视角探讨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是因为历史的记忆无法遗传，每个时代人们都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去重新发现和理解它，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过程，就是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文化仪式等的传承，培养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精神的理解、认同进而践行的品性。这一过程不仅仅关涉面对传统的态度和方式，更要结合当下现实，寻求面向未来的创造和创新。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现时性”，乃是文化记忆建构的核心特征。正如哈布瓦赫所提出的：“过去”（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所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重构。关于什么是继承，冯友兰也指出：“在历史发展底各阶段中，各阶级从已有的知识宝库中取来的一部分的思想，必须加以改造，使它跟自己的需要与当时的知识水平结合起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sup>[4]</sup>（P120）因此，从“文化记忆”动态视角来看，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是不可分割的。

换言之，现时性、动态的文化记忆建构，是形成国家和民族“凝聚性结构”的关键，不能脱离传统文化传承谈文化自信，更不能脱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谈文化自信。面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只有当它被当下的“我们”所指涉、与当下的“我们”发生“对话”时，才产生价值和意义。因此，不能片面理解文化自信，作为中国人，并非以知道一些传统经典，背诵一些传统诗文感到自豪就叫文化自信；而是要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以某种形式唤醒和传播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创造和创新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指向当代国家和民族的“凝聚性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创造性地为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指明方向和道路，才能称得上是文化自信。

## 二、以经典文本、文化仪式及博物馆教育为核心的内涵建设

用“文化记忆”概念而不是“文化传统”探索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养问题，是因为“记忆”比“传统”更具有当代的“温度”，更能凸显教育对主体“人”的促进和关怀。“记忆”有多种形态，文化记忆是其中独特的一种，它

指向意义的传承。其他记忆形式如语言和交往记忆、模仿性记忆、物的记忆等，都可以投射到文化记忆的独特空间中。与记忆形式相关联，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从内容上来讲，主要包括了经典文本教育、文化仪式教育和博物馆教育等。

### （一）经典文本教育中涵养文化自信

语言交往记忆投射到文化记忆的空间来，主要体现为经典文本教育。人们的语言交往记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合作、反省和调试中逐步形成的。语言交往是第一现场，文字则成为保存和再现交往的另一个现场。显然，具有文化内涵的第一现场语言交往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文字则成为再现有文化内涵的语言交往记忆的重要形式。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不断重读她的“经典”，以此构建国民文化记忆。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言：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籍，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sup>[5]</sup>（P3）这意味着，哪怕经典依然如故（其实它们也随着历史视角的转换而转换），我们自己也肯定在改变，但我们每次“重读”经典，都将激活经典在个人或集体无意识中隐藏的深层记忆，都将带给我们全新的认知、理解和感受。

相较于文化仪式教育、博物馆教育的具体、形象而言，经典文本教育的独特性就在于通过抽象化的“语言”想象和创建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个“由内而外”教育过程。哲学家海德格尔称，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不仅是一套符号系统，同时它也是一套价值系统和文化系统。语言不仅有其“语面”，而且还有“语里”，“语里”即语言中所积淀的深厚的社会文化因素。例如学习庄子寓言，在汪洋恣肆、纵横捭阖、仪态万方的言语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其独创性的文学意象“鲲鹏”“涂龟”“坎井之蛙”“浑沌”“庄周梦蝶”“庖丁解牛”等等感受“大言”背后的“大智”，透过其所创造的哲学范畴概念“天道”“天籁”“大方”“太虚”“心斋”“坐忘”等走进“无所待”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收某一套概念和价值。”<sup>[6]</sup>（P20）语言所体现的价值系统和文化系统，是“语言工具论”者所忽视的，这也正是经典文本教育所要着力的部分。

正是因为语言所具有的抽象性特征，经典文本教育将对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说经典文本是重构“文化记忆”另一个现场，那么，青少年阅读和学习经典，就是对语言交往记忆第一现场的唤醒、激发和传播。2017年《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提出“课程内容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内容。”其中，《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

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推动文化创新”的课程理念，课程内容方面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的内容始终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当中”。2017年秋季，义务教育“部编本”《语文》教科书在全国使用，大幅提升了传统文化经典的比重。语文课程无疑是经典文本教育的重要阵地，其他如历史、思想品德、艺术、音乐、美术等课程同样须积极探索传统经典教育的内容、思想和方法。中华优秀经典文本，如果不能被当下青少年阅读和学习，不能在当下的语境中激发教育价值，那么它便不再是意义的承载体，发展和弘扬更是遥不可及。那么，如何立足于学校课程建设让青少年亲近、走进“经典”，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旨归转化为青少年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是学校课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临的时代重任和挑战。

中华优秀经典文本教育，说到底就是在阅读本民族传统经典过程中，对书面文字符号进行感知、理解、反应、综合而获得个人意义建构的认知性、文化性、伦理性、存在性的实践活动。<sup>[7]</sup>使“经典文本”真正成为教育现场的重要参与者，在教育对话的意义溪流中，达成青少年对于经典文本的价值体认。

## （二）文化仪式教育中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仪式，既是一种模仿性记忆，同时也投射于文化记忆当中。美国人类学家大卫·科泽将“仪式”定义为：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sup>[8]</sup>（P11）每一种文化仪式的背后，都是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观念的象征。文化仪式如同是转换器，一端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外部道德约束和类分，另一端是个体行为者的内在情感和想象。社会团结若被视为一种社会需要的话，仪式则是创造这种团结的不二法门。因此，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具体情境中的文化仪式教育。通过青少年在文化仪式中的参与体验，调动其情感认同和想象。例如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给长辈行礼，其背后蕴含着更深层的文化意味，即我国自商周以降形成以“孝”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当代社会这一文化礼仪日渐式微，一方面是受到西方平等观念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国民对仪式背后的文化信念动摇所致。因此，如果在当代提倡“孝”，就须从青少年文化礼仪教育入手，相比语言说教，仪式践行更能够激发其对抽象的价值观念“孝”的情感认同，进而内化为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早已关注到“礼仪”对国民教育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坚持用规范性的、不断重复的“习礼”，达成当时人们对儒家文化思想观念的体认。用孔子的话讲，即“不学礼，无以立”。《礼记·聘义》讲：

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

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sup>[9]</sup>（P1465）

在儒家看来，所谓“勇敢者”，是能够不加懈怠地行礼仪的人。其中难度，就犹如酒虽然清，而口渴的人不敢喝；肉干，饥饿的人不敢吃，因此，只有“强有力者”才能做到。通过“行礼”，“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勇敢者”的可贵，在于能坚守正义；坚守正义者的可贵，在于能够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者的可贵，在于“行礼”。这就把儒家所强调的“义”的价值观，熔铸于“礼仪”行动中来。通过“力行”礼仪，践行儒家的至善理想。

进一步讲，为何儒家如此重视“礼仪”呢？一方面，“礼”的背后是“仁”等儒家至善的价值观念。正所谓“仁为体，礼为用”。《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sup>[10]</sup>（P6）

孔子说，作画以素色为底。子夏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深以为然。孔子提倡“礼”教的正是要弘扬“仁义”。今天我们培养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借鉴传统教育方式，通过“礼仪”这种外在形式，激发参与其中的青少年的情感体认和行为习惯。另一方面，“礼”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礼记·聘义》讲，“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sup>[9]</sup>（P1465）“勇敢”的人倘若不以礼处世，则可能将力量滥用为争斗，这就变成了国家的“乱人”。所以，我们不得不叹服：从“行礼”到“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是一个由内而外、自然而然的过程，通过习《礼》，培养“恭俭庄敬”的君子。此外，孔子非常强调行“礼”之人内心的诚挚：“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在孔子看来，没有什么比内心的诚挚更为接近“礼的本质”了！

这些传统“礼”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对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启示意义。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其中“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等公民道德培养，都须在青少年文化礼仪教育中具体贯彻和落实。这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共同的责任，要为青少年文化礼仪教育提供必要的时空环境，使其在恰切的环境中，通过规范性、重复性的仪式行动达成对背后价值立场的体认。因此，我们探讨“文化礼仪”培养，不能仅停留在“外在行为”规范上，而是要通过“文化仪式”的行为履行，唤醒、激发和内化仪式背后的核心价值观和情感认同。

## （三）博物馆教育中融通文化记忆

人们对于物的记忆，当融入文化范畴时，典型的代表即是“文物”。文物超越了普通物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特征，使得本来隐而不显的时间和认同变得清晰可见<sup>[11]</sup>。例

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西周时代各种青铜器物等，它们自身承载着彼时社会的文化与习俗，通过博物馆教育，令祖先们的文化基因奇迹般地呈现在当代人的面前。学校教育也讲“玉文化”传统，但终究较为抽象；而博物馆教育，可以通过具体形象的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璜、玉琥等“六瑞”，令参与课程的青少年切身体悟到器物中所蕴含的传统玉文化精神，这对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无疑独具价值。

现代西方教育的分科，让历史、文学、哲学、考古、音乐、舞蹈等各自筑起学科壁垒，甚至画地为牢，博物馆教育似乎难以归入某一具体学科中去。换句话说，无论从哪个学科去看待“文物”，都会使其部分文化密码流失、使得理应承载的文化记忆内涵被学科视域所遮蔽。因此，青少年博物馆教育的课程转化，须适当打破这种学科壁垒，融合课内课外知识，在立体化、综合性的大知识背景中走进传统文化教育。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那么，“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不仅仅是专业人士的重要事业，同时也应通过内容和形式创新，使得“文物”“遗址”等走向大众视野，走向广大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场域。从我国目前学校、社会的博物馆教育和课程转化来看，还远远不能满足青少年学习的需要。一方面，学校未能建立长效的博物馆教育保障机制；另一方面，“博物馆教育”课程开发，亟待国家和社会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关注。

首先，博物馆教育的形态是宽泛的，包括历史博物馆、科技馆、红色革命纪念馆等；其次，博物馆教育的内容是丰富的，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等；此外，博物馆教育还应注重对当地文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笔者在甘肃省甘谷县听语文老师讲《论语十二章》，当时学校所在的“十里铺乡”正是孔子“七十二贤人”之一“石作蜀”的故里。试想，教师如果能够借鉴博物馆教育的方法，在语文课程中适当引入文物资源，想必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兴趣和文化自豪感。博物馆教育是一门立体、多元、生动、融通的综合文化课程。很多国家针对青少年教育的“博物馆课程”已经有了丰富的教学案例，我国教育实践中也有“博物馆课程”开发的有益尝试，这都是未来发展中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 三、以创造性课程转化为特征的 实践机制建设

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活动。当我们探讨青少年文化记忆培育问题时，无论是经典文本教育、文化仪式教育，还是博物馆教育，都是学校、社会、家庭有目的、

有计划的实践活动，须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在创造性课程转化中有效实施。具体来讲，依据学习心理学负反馈理论<sup>[12]</sup>（P6），我们提出了课程转化的有效性实践机制：知识刺激、激发兴趣——价值体认、内化记忆——践行体悟、深化记忆。

#### （一）知识刺激中激发学习兴趣

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须从创设知识问题情境入手，激发其学习、理解和探究的兴趣。以经典文本为例，青少年阅读经典，往往因为时代、文化、经验的差异而存在阅读困难和障碍。其中较为突出的困难，一是阅读和理解文言文的障碍；二是读者阅历经验不足，难以理解经典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古人在解决学习障碍时，巧妙地运用了“背诵”之法，张元善先生认为关键在于“熟读背出，所有的书都全部装在脑子里”<sup>[13]</sup>（P6）。古代经典教育的基本方法就是博闻强记。通过熟读精思，一方面让学生熟知经典；另一方面为学生深入理解打下基础。从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观点来看，人在语言言说中栖居<sup>[14]</sup>（P27）。因此，青少年熟悉经典的言语，是走进经典、理解经典的基础和前提。这对教育的启示在于，不能脱离经典文本讲授微言大义。在教学当中，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如学习《道德经》，教师从抽象的“无为”“自然”等概念高度概括老子的思想，而不是从熟读精思原典入手，结果往往是学生了解了“大意”，却忽略了经典言语的丰富意蕴，无异于买椟还珠。

经典文本教育要回到语言文字的现场，即创设语言文字的知识问题情境。所谓“知识问题情境”，强调教师不提供答案式内容的前提下，学生在非常具体的知识问题情境中，像教师或专家一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sup>[15]</sup>（P119）我们提倡“知识问题情境”，而不是“问题情境”，主要强调以“知识”为教学的中介和基础，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兰亭集序》为例，教学当中要创设引发学生对语言文字本身感兴趣的问题情境。可尝试让学生以临摹书法的形式走进文本，并让学生谈谈他们最喜欢的句子及其缘由。也可尝试从“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入手，探讨作者王羲之与老庄生死观的差异，进而体悟文章“悲”“痛”的含义。总之，无论是学生临摹“书法”，还是探究文中“关键句”内涵，其背后都蕴含着一定的“知识”，教学就是要为学生创设探究“知识”的问题情境。我们经常讲“言外之意”或“言外之象”，“意”“象”无疑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立足于“言”。因此，经典文本教育如此，文化仪式教育、博物馆教育亦同，通过创设知识问题情境，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

#### （二）价值体认中内化文化记忆

从负反馈理论来看，从知识刺激到思维操作，是学习内化的过程。通过内化，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体认。以文化仪式教育为例，大卫·科泽认为，儿童的社会观念主要建立在仪式象征所传递的意义之上，“一个人发现

他自己按照指定的要求参加到礼（仪式）之中，就意味着他已经——可以说事实上——与他人和平共处了，他尽在仪式的摆布之中。”<sup>[8]</sup>（PP. 17—18）如我们经常谈论“文化熏陶”问题，文化礼仪是其众多途径中最当倚重的一种。它通过规范性、重复性、象征性的仪式，使其蕴含的意味变得合理化，使参与其中的人获得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对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产生认同感。儒家经典《仪礼》中记载着大量关于“礼”的社会行为规范，正是通过“礼仪”使得身在其中的人们受到教化和熏陶。当代社会探讨青少年文化仪式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古代文化精神层面，而是建设性地发扬古代文化仪式中的积极内涵，以适应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建设和生活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非常慎重地开展传统文化仪式教育，使其指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传统文化礼仪教育中，传统节日仪式是重要内容。涂尔干将时间分为“节日”时间与“日常”时间。在“日常”时间中，人们所关注的是日常性事务；而“节日”则为人们提供特别的时间和场域，通过具有社会规范性、重复性和象征性的礼仪行为，使得文化意义得以传达。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等等。例如“春节”文化仪式中有“贴春联”仪式，青少年通过年复一年多次参与写春联、贴春联活动，便能逐步深入感受到传统文化“春联”的象征意味，并在情感上认同这一仪式背后的价值。又如清明节“祭祖先”仪式，青少年参与其中，在缅怀祖先的仪式中逐渐体悟中华民族“孝道”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同样，红色革命文化精神传承也需在恰切的仪式中开展，促进青少年价值体认，内化其文化记忆，当“仪式”背后的观念深入人心时，人们便会自觉地认同并予以维护这种价值观念。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仪式是“价值”的外化物，仪式教育是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途径。

### （三）践行体悟中提升文化自信

从负反馈理论来看，有效学习是由“知识刺激—思维操作—践行体悟”组成的环路图。其中，“知识刺激—思维操作”是知识和价值观的内化过程；“思维操作—践行体悟”是知识和价值观的外化过程；“践行体悟—知识刺激（新）”是知识和价值观的强化过程。教育教学当中，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有效课程转化，即须完整设计和实践“内化—外化—强化”的环路图。因此，践行体悟既是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外化，可以由此判断教育成效；同时又是记忆建构的强化，从而深化青少年传统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石中英教授指出，中小学生学习价值观教育，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不能抽象地进行，而应该诉诸具体、客观和真实的价值行为。<sup>[16]</sup>以博物馆教育为例，不仅要以丰富的知识激发青少年对文物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兴趣，并将其内化为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形成价值体认，最

后还应创设践行机会进行检验和强化。

从博物馆玉器课程转化的环路图来看，第一，要为学生提供关于玉文化的知识刺激，了解玉器由“玉礼器”到“玉饰品”等的功能转化。并创设知识问题情境，在观摩战国玉饰品时引入《诗经·木瓜》，带领青少年重新认识这些带“玉”旁的字：“琼琚”“琼瑶”“琼玖”，进而将抽象的“玉”文化与具体的文物、传统诗歌相联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第二，要将其内化为学生的知识，并在情感上体认玉文化精神。课程中可设计让学生“发现”当代人名中的“玉”，如璋、璧、环等，并进一步引导青少年思考“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背后所蕴含的“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思想<sup>[10]</sup>（P1462）。第三，结合青少年的经验，反思自己平时是否理解认同并践行这种观念，通过青少年的践行体悟，外化和强化其对中华玉文化精神的理解，从而达到深化记忆、树立文化自信的教育目的。当下从博物馆教育现状来看，往往是走马观花、知识灌输居多，而针对青少年学习特征作有效课程转化，是未来博物馆教育亟待发展和改革的方向。

## 四、实施路径：学校、社会、家庭教育多元融通

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是一个立体、多元、生动、融通的过程，须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融合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多方力量和资源。

（一）内容上开展立体、生动的记忆建构，适当打破学科壁垒

前文已论述分科教育各自为政的局限性，从源头上讲，这是西方教育“求真”的传统；中国传统教育讲求的是“天人合一”，将人置于天地万物之间，为万物立心，这是中国“求善”的传统。如蒙学教材《三字经》开篇即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令青少年首先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又如《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少年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应遵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综合利用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建立起青少年立体、生动的文化记忆。

以“经典文本”教育为例，除了关注语言记诵、篇章大意而外，还需关注不同经典文本中所蕴含的独特文化意蕴，适当引入音乐、美术、书法、舞蹈、建筑、历史等多种知识和元素。明代王阳明《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就曾提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sup>[17]</sup>（P240）在王阳明看来，他所

在时代的教育，往往只让学生“记诵词章”，这是对古代圣贤教育传统的漠视，他提倡“歌诗、习礼、诵书、宣志”融为一体的综合性学习课程，让学生在丰富生动的课程体验中理解和走进古人的“立教之诚”。这对我们开展经典文本教育、文化仪式教育、博物馆教育具有积极的启发价值。

(二)形式上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融合社会、家庭教育等多方力量和资源

之所以要以学校教育为中心，是因为学校具备有效设计与实施传统文化“课程转化”的师资和条件。从201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到2017年部编本《语文》的全面推行，再到2017年《高中课程标准》颁布，学校课程从内容到形式都将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机融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语文、历史、思想政治、艺术、音乐、美术等课程当中，都涉及经典文本教育、文化仪式教育及博物馆教育的内容。因此，国家课程的贯彻实施，为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提供了条件保障。从课程形态来讲，学校教育除国家课程外，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以及少先队活动、共青团活动、社团活动，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都为立体、生动地开展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提供了平台和条件。

同时，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也是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文化仪式教育、博物馆教育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历史博物馆、红色革命纪念馆等场馆，往往通过独特的空间设计，触动青少年思考和理解。青少年参观博物馆、纪念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仪式”，是利用特定空间或遗址，规范青少年行为举止、深化其思想认识、强化其情感认同的过程。家庭教育除了日常时间对青少年礼仪行为产生影响外，尤其到节日时间，通过参与和体验家庭中的各种传统文化礼仪，将对青少年的文化记忆产生深远影响。

(三)策略上在“重复与创造”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文化记忆的现时性、创造性转换中，对青少年发生作用的关键是重复。通过创造性地重复，文化路线被再次辨认，并在当代人的创造性转化中形成一定的模式，从而使蕴含其中的文化元素得以认同。这也就是我们所探讨的根

植于“过去”、立足于“当下”、面向“未来”的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过程。面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关注的是“被忆起的‘过去’都以哪些形式出现”，或者说是“以哪些形式被重复”？在阿斯曼看来，要使“凝聚性结构”对群体认同具有规范性和推动力，则必须关注三种途径：存储、调取和传达。<sup>[1]</sup> (P51) 例如我国儒家经典“六经”，自春秋时期孔子确立其地位，后世成为人们不断阐释的对象，到了清代阮元整理《十三经注疏》，将“六经”阐释史推向巅峰。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六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重复”和“解释”的过程。但毫无疑问的是，每一次“重复”，都是那个时代通过经典文本建构“文化记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行为，旨在打造当时社会群体认可的文化共识。例如朱熹与王阳明对经典阐释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每一次“重复”，都是对意义的“重建”，意义在重建式的“重复”中得以保持其鲜活性。

因此，当代青少年从经典文本中提取意义，不仅要“复述”，更要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解释、理解乃至践行。“只有在文本、解释者和听者三合一的语境中，经典(Canon)的意义才能够充分体现出来。”<sup>[18]</sup> (P94) 换言之，人是教育活动中最关键的要素，教育是人在不断的知识理解、消化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新的、更高的精神自由的过程。<sup>[19]</sup> 如果说“文化记忆”建构的核心是意义传承，那么，当意义不在场时，经典文本便尘封在资料库的角落中，变成了陌生的、被遗忘的知识和符号，几乎与未知世界没有什么两样。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提取和传达”，就是要在文化仪式、文物或经典文本的重复和创新中，唤起人们对意义的想像、建构和认同。

综上所述，青少年文化记忆的建构，既是对传统的“发现”，又是对文化的“创新”。没有重复，文化意义的传承便会中断，创新则无异于遗忘。如果不立足于文化“创新”，“重复”便成为无意义的空壳和过场。最后，当我们把目光从西方移回东方，再次回到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不得不叹服孔子教育的高妙，他早在两千年多前，已为我们指明了“文化记忆”建构的外在形式和内核。这种源自传统、面向未来、立足现时性的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必将不断铸就中华文化辉煌。

#### [参考文献]

- [1] [德] 杨·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6-07-02.
- [3] 冯刚. 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7，

(3).

- [4] 冯友兰著，徐又光纂. 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 [A]. 三松堂全集（第12卷）[C].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5] [意大利] 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 [M]. 黄灿然，李桂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 [6] [德] 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集 [M]. 严平编选. 上

- 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 [7] 赵晓霞. 经典学习与青少年“文化认同”培养 [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8, (1).
- [8] [美] 大卫·科泽. 仪式、政治与权力 [M]. 王海洲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9] [清] 孙希旦. 礼记集解（下） [M].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 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1] 赵晓霞. 文化时空中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N]. 中国教育报, 2018-03-01.
- [12] [美] 维纳. 控制论 [M]. 郝季仁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 [13] 周振甫. 怎样学习古文 [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4] [德]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5] 靳健. 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
- [16] 石中英. 中小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 [J]. 人民教育, 2014, (19).
- [17] [明] 王阳明. 传习录 [M]. 张怀承注译. 长沙：岳麓书社，2004.
- [18] 张士东，彭爽. 中国翻译产业发展态势及对策研究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1).
- [19] 王兆璟，戴莹莹. 论教育活力 [J]. 教育研究, 2017, (9).

##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 from Cultural Memory Perspective

ZHAO Xiao-xia

(College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The adolescent's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is the creativ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nurture and practic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develop cultural confidence. First, its contents include classics education, cultural ritual education, and museum education. Second,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negative feedback, the effective course transforming mechanism includes three steps——creating knowledge surrounding and arousing students' interest, realizing the value and internalization students' memory, and practicing the culture and intensifying memory. Third, the path of adolescent's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is tridimensional, diversified, and involv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school education, linking the force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 Through the repet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the Chinese spirit and values will be fostered.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olescent; cultural memory; paths and strategies

(责任编辑 王兆璟/校对 丁一)